



冰心

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记得热血少年时

徐鲁 翌平◎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记得热血少年时

徐鲁 翌平◎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得热血少年时 / 徐鲁, 翌平主编.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1

(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ISBN 978-7-5397-9883-7

I. ①记… II. ①徐… ②翌… III. ①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5537 号

BINGXIN JIANG HUOJIANG ZUOJIA JINGPIN SHUXI JIDE REXUE SHAONIAN SHI

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记得热血少年时

徐 鲁 翌 平 主 编

出 版 人: 张克文

策 划: 陈明敏

责任编辑: 曾文丽

责任校对: 徐庆华

责任印制: 田 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9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9883-7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徐 鲁

诗人聂鲁达在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引用了法国诗人兰波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世界、对整个人类以及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美好信念:“只要我们怀着火热的耐心,到黎明时分,我们定能进入那座壮丽的城池……”

自从冰心奖设立那天起,作为创办者之一的童话作家葛翠琳老师,二十多年来也一直怀着这样火热的耐心,怀着一个美好的信念:把冰心老人毕生对孩子们的热爱,对儿童文学事业的热爱,对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真善美的维护与追求……这样一些伟大和美好的传统传承下去,让它们流淌在一代代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血脉中,让它们变成绚丽的花朵和金色的果实。

“为什么创办冰心奖?就是希望能鼓励更多的人为孩子们写好书、编好书、出版好书。冰心老人嘱咐:‘冰心奖要做铺路架桥的工作,让更多的人从这里走向成功。’我们牢记冰心老人的话,并希望每一位获得冰心奖的作者、每一位编辑和出版者,都能把冰心奖作为一个新

的起点。”

为了这些真诚的期望与嘱托,为了这些美好的信念与追求,葛翠琳老师在晚年把大部分精力和心血都默默投入到了冰心奖的工作上。不知不觉中,冰心奖创办已经二十多年了。

春华秋实,天道酬勤。二十多年来,冰心奖沿着冰心老人生前所期许的严肃、高雅、独立和纯正的文学轨迹,健康而有序地运行着。到目前为止,已有“新作奖”“图书奖”“艺术奖”“作文奖”四个奖项,在每年年终分别颁出,使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和编辑出版者,尤其是青年作者和青年编辑们深受其惠,许多青年作家都以能够获得这个奖为荣。

与此同时,诸如“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品集”“冰心作文奖获奖作品集”以及“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冰心奖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丛书”“冰心奖儿童文学新作奖典藏作品”等系列丛书,也在不断地把冰心奖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一本本、一套套带着冰心奖标志的儿童文学图书的问世,无疑是对秉承着冰心老人的儿童文学精神、二十多年来默默努力付出的冰心奖的最好回报。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是获奖作家们、冰心奖评委会和出版社的又一合作成果。本套选集在编选的过程中,得到了多位前辈的支持和帮助。由于各种原因,很遗憾未能将所有获奖作者的作品收录。入选本丛书的作者,有许多是近些年来荣获过“冰心儿童文学新人奖”的青年作家;而入选的作品,也多是近几年来在小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可以称之为“文学精品”的一些作品。

从这些题材繁复、风格多姿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的爱

与美、真与善的光芒；看到了冰心老人生前一再寄希望于青年作家们的话语，在新一代儿童文学作家们的作品中引起的回响：“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同时，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也不难感知，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追求文学艺术的完美与恒久性、在追求艺术个性化的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秉持的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

说到创新与探索，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确实存在着一个“门槛太低”、缺少应有的“难度”和“高度”的问题。如果说，儿童文学是一场跨栏比赛，那么，如果我们设置的栏杆都是“低栏”，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无难度”作品的产生。好的作品必须是有难度和高度的。我们看诺贝尔奖作品也好，安徒生奖、纽伯瑞奖作品也好，还有冰心奖作品也好，都能感觉到那种文学的难度和高度的存在。我们也常常从那些高贵的授奖辞里，从那些严格的评奖标准里，看到对那些获奖作家和作品的写作难度、写作高度的肯定。

写作的难度与高度，其实也是对作家思想的高度、智慧的高度以及作家投入其中的才华、心血的多少的衡量。要创作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付出应有的细致、耐心和苦心。写作难度也包括你的写作姿态。写得太快，使写作完全被商业市场所控制，最终也会导致无难度写作的泛滥。因此，在当下，提倡一点“慢写”或少写，也是非常必要的。

冰心奖在度过了她创办二十六年华诞之后，也站到了一个新的标准和新的高度上。葛翠琳老师在为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所写的纪念文

章里说：“殷切期望更多的儿童文学作者涌现出来，因为儿童文学事业，是需要集体培育的事业……童话使我热爱这个世界。尽管人生之路坎坷艰难，我对世界充满了爱……祖国的未来是美好的，孩子们的未来是美好的，为了这，我甘愿奉献全部心血。”

这是她对世界、对未来、对所有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们美好的期待。一如兰波所说：“只要我们怀着火热的耐心，到黎明时分，我们定能进入那座壮丽的城池……”

是为序。



记得热血少年时

目 录

火桂花 曹文轩	001
梦里依稀小星湖 张玉清	039
木皮守护的《城市》 王勇英	058
最温暖的家 黄艾艾	072
每一天都不一样 严晓萍	076
味之餐厅 严晓萍	079
月亮下,我们去钓鱼吧 翌平	090
穿透云霞的小号 翌平	095
记得热血少年时 徐鲁	104
小灰,你在哪里? 徐鲁	113
丹顶鹤悲歌 毛云尔	118

火 桂 花

◎曹文轩

雀芹家门前有一棵特别高大的桂花树。

村里的人有时看它一眼，不是在嘴里，就是在心里感叹：“就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桂花树！”

听老人们说，这棵桂花树已经活了二百多年了，是雀芹家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二百年间，这个家族子子孙孙，生生不息，现如今已有多少成员，他们自己都不一定能说出一个准数来。他们有的远走高飞，甚至去了十万八千里外的地方，也有在近处东一户西一户住着的。虽四处散落，但这个家族里头，总有一户人家还在老地方，因为，有这样一棵桂花树。

现在，守护着这棵桂花树的是雀芹家。

风霜二百多年，这棵桂花树早已盘根错节，以一副苍劲的风采矗立在那里。那树干粗硕敦实，枝枝杈杈，粗粗细细，曲曲折折，向四周扩张；枝条或向下，或向上，乍一看，都辨不清那一根

001



记得热血少年时



根的走向。冬天，枯叶落尽，树干树枝都呈现出黑褐色，在天空之下显出一副铁质的筋骨，依然是道风景。春风一来，一片片小小的叶子悄然长出，弱不禁风的样子，但随着天气一日暖过一日，那些叶子越长越欢，不几天，就呈现出一片繁茂的景象。就这么长着长着，人们以为它就长这一树的叶子，已经看惯了这道风景时，夏天去了，秋天到了，八月，它开花了，小小的，金黄色的，十分稠密，一簇簇，成串成串的，立见一番壮观。路过的人，不分老少，都会被这满枝头的花吸引，停下脚步，仰头观望，久久不愿离去。

那几天，这世上独一无二的花香，无形飘散，不仅使全村的人闻到，还能飘出数里地去，闻到的人用鼻子嗅嗅：这香好似桂花香。看看四周，却又不見一棵桂花树，疑惑不解。到了夜里，花儿受到水汽的浸染，香味越发地浓重，在月光下四处流淌，仿佛大地万物的沉睡，皆是被这扑鼻而来的香气熏醉的。

但这桂花的生命，短得总是让人有点伤感：昨天还是鲜活鲜亮的样子，一夜之间就累了，就衰了。一阵风来，纷纷飘落，如成千上万的小蝴蝶——但这蝴蝶已失去飞行能力，摇摇摆摆地坠落在地上。不远处是条大河，遇上大风，这成千上万朵金黄色的花，飘落到水面上，不一会儿，河上就漂满了。鸭子们在游动，花向两边分开，但鸭子游过去不久，花又很均匀地聚拢到了一起，缓缓地向远处漂去。看着这番情景，总不免让人叹息。

桂花开放的那些日子，雀芹家的人就会时时关注着：花开三成了，花开五成了……



在雀芹家人的心目中，他们是代这个源远流长的家族，也是代全村人守护这棵桂花树的。不错，桂花树是他们家的，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将它看成是一棵只属于自己家的桂花树。他们只是家族和村落托付的守护人。

每年，他们把花收集起来，分送给全村各户人家，自家留下的很少，甚至一点也没有留下。得了桂花的人家，或拿它做了桂花糕，或拿它做了桂花茶，或拿它做了桂花酒，或拿它做了桂花卤；还有人家，拿它做了枕头，那枕头叫“香枕”。

这些桂花，不是那些自然飘落在地的桂花。那些花虽然还叫桂花，但已是一些死花。

这些桂花原本还在枝头，是被人用力摇落下来的，是活花。

八月里，总有一天是摇花的日子。

这个日子，是精心挑选的。那时，一树的桂花都开了，就像一首歌唱到了最高潮。

雀芹的爸爸仰脸仔细看那一树的花，心里明明已经很有把握了，还是叫来几个人一起帮着看。看来看去好一阵，雀芹的爸爸问：“可以摇花了？”那几个人都点点头：“可以摇花了。”

一年一度的摇花，不算是仪式，却充满了仪式感。

上午，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一树的花都苏醒了，还带着夜露。一大早，雀芹帮着爸爸妈妈，在桂花树下铺上十几张干干净净的席子。大人和小孩陆陆续续地向桂花树聚拢过来。摇花的事，都交由村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来做，大人们则站在外围观望，不住地鼓动孩子们用力、加油。



参加摇花的孩子们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一脚踏上席子的,必须去河边,在石码头上坐下,用清澈的河水将脚仔细地洗干净——踏上席子的,必须是一双双干干净净的脚。若是有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说:“你的脚还没有洗干净呢。”被说的那个孩子,便会抬起脚去检查,如果发现自己的脚真的不是那么干净,要么就退出摇花,要么就赶紧去河边再仔细地清洗。

时间一到,无数双小手抱住了桂花树,一个个倾伏着身子,高高地撅着屁股,随着雀芹爸爸的一声“摇”,一起用力摇动。只见花枝乱颤,那桂花如稠密的雨珠纷纷飘落下来,直浇得树下的孩子一头一身,一个个成了金黄色的人。抖一抖身子,花又落到席子上。

“加油!”“加油!”大人们一边喊,一边做出摇树的动作。

摇动,一波又一波。总有花纷纷落下,仿佛那些花,是分拨的,一拨又一拨的,后一拨与前一拨也就相隔几分钟,可那几分钟只要没有过去,这后一拨的花,纵然你把桂花树摇倒了,也不肯落下。

眼见着眼见着,席子被花覆盖了,看上去,没有席子,只有一地的花。

那花挤在一起,还在盛开着,看上去,好像在微微动弹。

八月,摇花,是这个村庄一个隆重而圣洁的节日……

二

摇花时,会有两个孩子不被邀请,一个是长腿二鬼,一个是





婉灵。

长腿二鬼上身很短，两条腿出奇地长，一堆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二。他没有上学读书，整天在外面玩耍，人们总看见他在奔跑，很少看到他走路的样子。在田野上跑，在荒地里跑，在大堤上跑，在村巷里跑，双腿不住地移动，跑得轻飘飘的，像股风。忽地就没了人影，让看到的人生疑：刚才还见他跑来着，怎么一忽儿人就没了呢？就在人们四下张望时，忽地，他或是从草丛中站了起来，或是从一条死巷里跑了出来，或是从一座大坟的后面爬到了高高的坟头上。常常地，让人不解：没有见到他跑进草丛里呀，他怎么忽地从那儿钻出来了呢？难道他是个鬼不成？动不动地就吓人一跳：你正往前走着呢，他忽地从墙的拐弯处探出一张脸来；一群人正在树下乘凉，他忽地从树上滑溜了下来……

长腿二鬼是有名字的，叫魏浩然，但没有几个人记得他还有这样一个名字，都叫他长腿二鬼。

长腿二鬼一年四季，不分春夏秋冬，总戴一顶破草帽，而脚却永远是光着的。一双走了形的黑乎乎的光脚板，到处乱跑，往烂泥里踩，往狗屎上踩，一点也不在乎。

这双脚当然不能踏上桂花树下的席子。

婉灵和雀芹一个年纪：十三岁。两人还是同学。但雀芹总是离婉灵远远的——全村的孩子们，都离婉灵远远的。为什么会离婉灵远远的，孩子们既说得清楚，也说不清楚。一个离她远远的，就十个离她远远的；十个离她远远的，就一百个离她远远的。

婉灵的脸色，一年四季都是苍白的。她的头发有点发黄，并

且有点稀少。走路时，她总低着头。除了与外婆说话，她很少与别人说话。她一个人去学校，一个人回家。前面走着她的同学，她从不追赶上去与他们结伴而行。课堂上，她默默地听课，默默地看书、做作业。仿佛，那路是她一个人的路，那学校是她一个人的学校。像其他孩子喜欢玩耍一样，她也喜欢玩耍，但她都是独自一人玩耍。虽然是一个人的世界，她也能玩得脸红扑扑的，不见一丝苍白的痕迹。说她不喜欢和别人玩耍，可能不确切。其实她是喜欢和别人玩耍的，甚至说是很喜欢。可往往总是在走向他们的半路上，她停住了脚步。许多时候，她会一个人坐在什么地方：自家的门槛上，大河边的树下，田野上的风车旁……她就那么坐着，双手托着下巴，一动也不动。那时，她的面孔微微上扬，好像在眺望远方。与长腿二鬼相反，她是全村最爱干净的女孩。她的脸色虽然苍白，却干净至极。她的衣服天天洗天天换，总能看到衣服上那几道刚刚打开后的清晰折痕。外婆总是在给她做新鞋，任何时候，她脚上的鞋都没有灰尘，仿佛是刚刚穿上脚的新鞋。其他孩子，十个里有九个，手都是脏兮兮的，而她的手，一年四季，都那么白净，好像天天都用清澈的泉水反复洗濯似的。

按理说，这样干净的女孩，是最应该让她参加摇花的。

但几乎全村的大人与小孩，都在远离她，仿佛她是一个不祥不洁之物。

她只有一个亲人——外婆。她没有爸爸，只知道他是一个流浪四方的马戏团里的。那个马戏团，在这个村庄滞留了三天之后，风一般刮走了，除了留下马呀、猴呀的排泄物以及一些破烂





的鞋袜之外，就是留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在妈妈的肚里长大，长成了一个日后叫婉灵的小女孩。“是马戏团那个长得最英俊的男子。”这只是村里人的一种猜测。婉灵脸色苍白，也许是妈妈自从有了她之后，就几乎没有出过门见过太阳的缘故。当婉灵的啼哭传出屋外，传到村庄里时，许多人都站到了村巷里，一边小声地议论着，一边往婉灵出生的屋子张望。无论是男人的脸上还是女人的脸上，显出的都是冷漠、不屑，甚至鄙夷。

当外婆抱着婉灵第一次来到阳光下时，妈妈已经在三天前的一个深夜离开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见到踪影，似乎是彻底消失了。

外婆在妈妈消失的日子里，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担忧和悲哀，仿佛这一切，是自然要发生的，是一个早已在心里知道并接受的定局。她现在唯一要倾心倾力关注的是这个弱小的女孩——婉灵。她轻易不将她抱出院子，仿佛外面会有什么东西伤着她似的。但随着婉灵的长大，她明白了婉灵就像一只小鸟，是不会安心在笼中生活的。当婉灵总是用手指着门外时，外婆突然间有了勇气，心情也坦然了。她把婉灵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抱着她，大大方方地走进村巷，走到村头。还没有学会说话，只知“咿咿呀呀”的婉灵，在外婆的怀里东张西望，眼睛里充满了好奇。见到的人，一时不知所措，慢慢平定下来后，才连忙客气地向外婆点点头。还有人走向外婆，打量她怀里的婉灵，然后赞美一句：“长得挺体面的。”甚至还有妇女用手指碰碰婉灵的脸蛋，显出喜欢、疼

爱的样子。外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平静地笑笑，情不自禁地亲一下婉灵的脸蛋，就像天下所有的外婆喜欢外孙女一样喜欢着自己的外孙女。

婉灵一天一天长大。小姑娘天性敏感，她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感觉到村里的大人小孩在看她时，与看其他小孩有点不一样。那种用眼角的余光瞥她的样子，那种冷漠的眼神，再加上一些疏远的动作，常常使她僵在了那里。本来是要向那些大人、孩子走过去的，经那样的目光看了一眼之后，她走着走着就站住了。那时，她会定在那儿，四下里张望，像走在一大片荒野上，迷路了，不知该往哪走了。最后，她转过身，像被追赶一般，急匆匆地往家走去，向外婆走去。等她长到六七岁后，一天里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外婆身边。外婆去哪儿，她就去哪儿。她跟得很紧，生怕外婆会丢了她似的。村里的孩子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情景是：婉灵用一只小手紧紧地揪着外婆的衣角，寸步不离。

到了上学的年龄，婉灵却不肯上学。外婆先是哄她，见哄不起作用，在她的屁股上给了两巴掌。在打这两巴掌时，外婆的心里一阵难过，眼睛里一忽儿都是泪水。她把婉灵搂到怀里，紧紧抱着。婉灵仰起脸来，看着外婆的眼睛，哭着说：“外婆，我去上学，我去上学……”一副乖乖的样子。

八月摇桂花的情景，在婉灵还很小的时候，就有了记忆。外婆抱着她，在离人群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站着。那场景十分热闹，婉灵会用手指着桂花树，意思是让外婆走近一些去看。外婆说：“就在这里看，这里倒看得清楚，那边都是人，挡着。”再大些，有

